

蘇俄中學日記



815227

復旦大學圖書館

蘇
俄
中
學
生
日
記

俄國 Огньов 著

查士驥譯

北
新
書
局
發
行



一九二九年七月初版

一——三〇〇〇

蘇俄中學生日記

每冊實價七角

著者 N. Ognov

譯者 查士 龔

上海四馬路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分發行處

南京花牌樓
北平楊梅竹斜街
廣州永漢北路

北新書局



像 肖 者 作

蘇
俄
中
學
生
日
記

一九二三年——四年教育學年

第一學期

目錄

一九二三——四教育年度——中學生活的描寫

第一學期

第一冊 雜記簿.....一

第二冊 雜記簿.....三三

第三冊 雜記簿.....六一

第二學期

第一冊 雜記簿.....九三

第二冊 雜記簿.....一一一

夏季學期

一般雜記簿.....一八三

第一冊雜記簿

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五日

已是九月的中旬了，可是學校還沒有開始。什麼時候開始呢？沒有一個人是知道的。據說學校是在修理之中，但是我今晨到學校去一看，一些模樣也看不到。我想一間究竟，但什麼人都不在。大門是到處開着，中間却一個人也沒有。回到家時，以三藍茫（lemons）（註，一藍茫爲一百萬紙盧布）從一個不相識的小孩買到了這本雜記簿。回到了家裏，神思恍惚，不知做什麼事情好，後來決定開始寫日記。我將把各種事情寫在這本日記裏。

我近來想把自己的名字改爲烏拉特倫（註，烏拉徐米爾·列寧）因爲叫君士坦丁的人，已太多了。並且，從前在征服過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帝王中，也有一個叫君士坦

丁的，這種帝王，正如山里西卡·布里諾夫所說，是我想從十六層樓上唾棄他的。但是昨天到民警署去辦理改換名字的手續，他們說我不滿十八歲是不能變換名字的。又不得不等待二年半，真是遺憾的事。

九月十六日

最初我以爲要忖度在此日記中寫些什麼，是件困難的事；但一寫下，就有種種的事情。山里西卡·布里諾夫今晨來叫我，告訴我說學校定於二十日開學。但這並不關重要，我們談論到關於李娜的話，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山里西卡忠告我，我和李娜的交際，還是早一些停止的好。爲什麼呢？因爲李娜的父親是個牧師，倘若出於普魯列塔利亞（註一）的小孩的我因和她的交際而發生了閑話，那是很可恥的。我對他說：第一，我從未因同她交際而被人指摘過，且和李娜是同班，又是同書桌的，所以同她做朋友只是十分自然的事情。但山里西卡這傢伙却說道，從普魯列塔利亞的意

識上，這是不被容許的，且事實上學校勞働者們（註，教師）和學生會的見解，也以爲我已給李娜以不良的影響了。就是說，她近來疎於用功，常和我一塊兒在馬路上閑逛，就觀念形態上說，快要沒落下去了。山里西卡又附加道：倘若要加入 A.C.P.（註二），這種和女子的交際是非得停止不可的。結果我和山里西卡互相罵詈起來，我乃回到了家裏；現在我且把不及駁他的話寫在日記中。——李娜的爲我而存在，並不是以一個婦女的資格，而是以一個同志的資格存在着的。就大體而言，我看女學生是含有多少輕蔑的。她們都熱中於衣服，皮鞋及跳舞，尤以多嘴爲甚。倘若多嘴是應該捕入監獄的，那麼我的一班中的女孩子是一個也不會留下的。去年我曾同着李娜一塊兒去看過一回電影，但那是不過爲了當時另外沒有人同去。李娜是和我同樣喜歡電影的。不是全不足大驚小怪的嗎？

學校的開課，等待已久了。在我看來，學校恰巧是和家庭相似的。只是比家庭更覺有趣。

(註1) Proletariat 是沒有產業的人們。

(註1) Alliance of Communist youth.

九月二十日

學校終於開課了。是可怕的混鬧和吵擾。我的一班，都是和以前同樣的人，祇進來了二個新的女生。一個是好看的姑娘，是留有髻的，傍邊結得像一個輪子。是純粹的俄羅斯人，但名字叫茜麗菲大。班上的人，不久便呼她為茜麗花了。別名說是杜琵琶。另一個女人，是臉黑剪髮的姑娘，穿着黑的衣裳。所以使人覺到她的全身是黑的。她從來沒有笑過。你和她說一說話，她便像火車的機車似的「夫，夫，夫，夫……」的向你走過了。她從不直線步行的，總是好像一個影子似的飄飄蕩蕩的徘徊着。她的名字叫查耶·脫拉凡妮可華。

九月二十七日

我們的學校，採用了道爾頓制了。在這種制度之下，教師全不做什麼，學生須自動的去求一切的智識。實在如何雖不知道，在我看來這制度是如此的。上課是完全沒有的，祇授學生以「工作」。這種工作約在一個月前交下來，學生無論在家裏或學校裏預備都可以，準備一完，馬上就在實驗室中受試。他們不用教室而用實驗室，各實驗室中，有各學課的專門教師。例如阿馬克費沙在數學實驗室中巡視，尼古貝脫西在社會學實驗室中等。倘若這些學校勞働者是蛛蜘蛛，我們學生就是蒼蠅。

現在我們決定簡稱學校勞働者的名字。叫亞歷山·馬克西米契·費沙曰阿馬克費沙，尼古拉·貝託洛契·沃薩哥夫爲尼古貝脫西。

近來不和李娜講話。她也搬到別的桌子上去了。

十月一日

道爾頓制開始施行了。所有的書桌都搬到一間屋子裏，那裏是講堂。我們則是不用書桌而用長櫈及長檯，文卡彼得霍夫和我，一天中祇是在各種實驗室中亂走，我真覺得有些呆蠢了。就是學校勞動者自身，也不很清晰的明瞭應如何實行道爾頓才好。什麼時候都是如此的，尼古貝脫西在學校勞動者之中，是最伶俐的人。他進來後，和平常一般的授課，在我們，也祇覺得是把桌子換成了長櫈的差別。茜麗菲大·杜琵琶，坐在我的傍邊，李娜則坐於同一長櫈的對面邊上。好，李娜這傢伙，你去隨便多嘴罷！

今日查耶·脫拉凡妮可華使班上人大笑了起來。她對女生們說教起死人的話來。她說死去了的人一到夜裏，便起來在活人的面前現形。有幾個男生走過來聽查耶的話，其中文卡·彼德霍夫便起來問道：『你真的親自見過死人嗎？』『那當然囉。』『那麼死人是怎樣的呢？』『是青灰色的，適和許久日子沒有吃過飯的人是相像的。』

且是呼嘯的。』講到這裏，查耶裝出可怕的面顏，且巫術般的前後振動她的兩臂。文卡却也不讓步，說：『那都是假話。死了的人，是有灰色的，褐色的及青色的斑點的。且是咻咻的叫的。』啊，文卡這傢伙，竟以像小豬的聲音叫了起來。查耶好像被人澆了一頭冷水那樣的憤怒，和平常一般的口裏夫——夫——吹着而走出去了，大家乃大笑。

十月三日

道爾頓制這東西，是無聊之物。無論什麼人，就是學校勞働者，對此也是完全外行的。學校勞働者每夜會聚着討論這個問題。在我們看來，惟一的新的事情，便是必須坐在長檯上，且沒有置書的地方。尼古貝脫西說道：這種置書的地方，是不必要的，因為現在各實驗室中將置備陳列着各種書冊的特別書架，因此各個人都能得到他所需要的書。但在書架沒有辦到之前，應得怎樣辦呢？

聽大家說，這種制度，是布爾喬亞（註）出身的道爾頓爵士所發明的。我真不明白，這種布爾喬亞式的教育制度，到底爲什麼在我們是必需的？他們還說，當那個貴族忙於發明的時候，他是大嚼其鵝鳥的肝臟和肉醬的。假若他是十分貧苦的，祇能吃一些麵包屑；又像我們在鄉下所做的那般，自這村到那村的乞食而作發明的，那才真是了不得呢。但吃了鵝鳥的肝臟是誰都能發明的呀。

茜麗菲大，常是坐定不安的，所以和她坐在同一的長椅上是不舒服的。不知幾回了，我向她說滾到地獄去，她便罵着我說我是鼯鼠。我詢問她的社會上的來歷，發覺她的父親是個排字工人。這真是討厭的事，因爲倘若她是布爾喬亞出身，我是要教訓教訓她的。

（註）bourgeois 是有產業的人們

十月四日

今日有關於自治的學生大會。他們討論到去年度的缺陷，及救濟的最善方法。最大的錯誤是記過簿。學生會的委員們，任其是怎樣善良的人，常常把此記過簿來威脅你。大約這種東西是沒有什麼用處的。結果決定暫時把記過簿取消一個月，且看其結果如何。大家乃大喜，高呼萬歲。查耶又和平常一般，使大家發怒。她立了起來，以陰沈的語調說道：『照我的見解，學生們是非得關押於黑暗的屋子中不可的。除此沒有處分他們的方法。』男學生全體發出憤怒的叫喊，嗤嗤之聲不絕，因此查耶也祇得立即說謝罪的話，辯明剛才不過是說說玩笑罷了。雖如此說，我敢說那是個可觀的玩笑呀！查耶這傢伙從頭頂到脚尖是黑的，現在大家叫她爲黑人查耶。

大會之後，有新學生會議的聚集。其委員每一個月改選一次。

十月五日

我們的一班，今天大大的憤慨。事情的發生是這樣的。愛萊娜基妮契西那·科洛華，即被呼爲愛爾妮基脫卡的博物學的學校勞動者，此次新到我們學校裏來就職。她一面分派着工作，一面對大衆說道：『小孩們——。』我立起來道：『我們不是小孩。』她答道：『你們當然是小孩，我不能用別的話來稱呼。』我又回答道：『請你稍爲慎重一些，否則我們是不認賬的。』

這便是一個終結。我的班上的人都是援助我的，愛爾妮基脫卡面顏漲的緋紅，說道：『照這樣子，請走出教室。』我答道：『你說走出教室，但第一，這裏不是教室，是實驗室。且無論如何，你是沒有把我們驅逐出教室的權力的。』

她便說：『你真是十分無禮的人，』我回報道：『你更像舊式學校的先生。祇有他們才有像你此刻的行爲呀。』

這便是一個終結。愛爾妮基脫卡忿忿的奔出了實驗室。啊，從此就發生問題了！